

申

報

(22)

光緒三年（丁丑）  
光緒三年（丁丑）  
光緒四年（戊寅）  
光緒四年（戊寅）

二正十一月  
月月



調查具奏故諭謂鑑察稱陝今歲旱早曾派員分赴各協審行查勘分別獎勵分給獎勵先後奉請停征候往請賈米糧勸辦捐銀刊報  
理荒政十條示諭未敢玩視民疲餓城等處匪徒亂流兵捕拿並非妄殺無辜亦無禦兵自衛之事等語覽奏向無不合該撫惟當于收  
實徵用示體恤如有不肯州縣督飭舞弊於荒政事上委員任該事被災困苦屢念殊深著戶部卽行撥銀五萬兩解赴陝西賑濟交認鑑辭  
既至愈人尚平且晝無事任家余姓及催促等情毋庸置疑欽此○上諭陝西榆林府知府員缺著李鴻章補授欽此○上諭卽  
史張觀準奏平羅未石請誥禁就近採購摺前據李鴻章奏飭道員朱其昂等赴南省購買米石運至京師設局平羅為張觀準奏稱  
風聞直隸委員竟有在京幾一帶採購並有購及京中米者以致市肆價値愈增等語如果屬實于民食賴有均者李鴻章確切查明  
嚴飭委員不得在近京州縣採買米石一面速派委員于天津海口認真稽查必須自南來始准給以照票送至遼州核其米數是否  
相符並飭步軍統帶衙門順天府五城派員于該管地而平關米局同在監護如有以京倉米驕者即行查辦以昭駁實欽此  
火船失事○十月十八日有自福州赴香港之火船名雅樂者辰刻到埠載有百數十人甫報船身突燃火船與人甫報船身突燃火  
忽聞如雷轟一聲海水震動熱烟騰空則水霧絳氣也是時鐘片橫飛水如箭傷人不計其數除立時斂命者十數人外餘皆由港中水  
師官廳派招醫士往船療治東華醫院諸董事亦即飭人往埠將受傷者昇歸復因院不敷居住有暫時於監所醫院者然皆骨出肉脫  
身無完膚見之爲慘目嗣則日有死亡閏至二十六日香港報謂共凶此而死者有一百一人云船中女客則大半無恙有二婦見熱氣  
冒出急將棉被裹緊在身女客房內各門被開是以受害甚少耳港督憲本於是日密召各領事會議此間是信使散佈正謂現在遭此傳媒船主及  
司機器人研究失事之由訊得水鏡既有可虞處何不早修理機器哉得有難勝然究爲失於檢査與有意殺人者不同故尙未結  
案也西報謂按外國律例凡有船隻船政官必據期查驗有無應修應改之事今香港無誰英國版圖惜此舉尙未仿行也

粵省郵傳○粵垣來信云日來米價又步步騰貴較前每石已提高一二錢小民食困維艱殊有飢色幸製制憲撫輯得宜民心  
不至驚動至旅居香港諸紳富商以山西旱歉民不聊生會議籌捐施援現日聚得二萬餘金交招商局妥爲寄去是誠慨好施無分畛  
域矣安得憂天下人而盡若斯哉

再述監生財打○閩人李慶瑞爲鄧縣沈司馬憲貞一案本報已兩次叙錄然曾據一時輒言寡有小快茲又查實補登如下謹  
失後之家爲文盛齋裝潢書店非文行店也孩爲店主沈德生之孫男當時被閩人李三爺名麟元弱至同順煙館內喫煙抽館主  
盛祇隔八家有一轉灣斗篷即抱至江北岸槐花樹下家內因託賣之閩人只肯出洋三十元而麟元索價百元以此就延遂爲沈德生在  
同順訪知尋到爭辨男女搶奪致發鬭鬥牙追回在後李爺即趕到館主至縣衙門領多人至店搜檢物歸至縣邑草陞坐大堂據李麟元供稱係  
保舉被總拔補者現在江岸搶奪作稱手爲槍揚帶刃追節首可認及上天平架之時並供出四年前考場江北岸李家之  
子賣於鐵海小東門詹姓語爰即令僕收其弟李慶瑞自稱監生上堂大喝口稱我在京中都察院尚且喊冤吵鬧何有其區區昌黎縣  
門細詢之下始知從在京中冒稱監生由都察院發收刑部監禁三年在後畱郡之閩科科舉錄并得脫司馬因追其監照者在湖州仇  
謝文廷任上司馬不知所云着令細訴供供母不同父聞人謂之仇兄弟如有仇讐也緣其先遺謝死醉李洪文姪來又生麟元慶瑞  
二子今文廷仍以李姓保現任寶興縣馬頭都司而矜等仍以謝文姪稱之也司馬大驚不知羞恥陽令地下責板塵毫不呼痛打至  
數百屢訓誡冒生監頂罵不休一百何得起司馬以其知法犯法卒打一千五百板收押解行文至湖州申取監照無所出  
一面查例照迷拐幼小子爲首者絞決爲從者發遣極邊四千里充軍今李麟元誘拐兩次應係慣慣訛棍例當發責兩府極邊  
遠烟瘴地方充軍惟當以其有無另究劣跡准情耳

被經受罰○諺云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可見公堂外評理之區實錯錢之官耳某甲者江右之撫郡人衣食頗裕性特  
儉蓄以故族中無賴贍之甚至無私身乃設業於南昌城內數年以來雖無積利亦可資本較之商店自營安逸謂從此可免枯  
蕪矣豈料禍出意外更有防之不可及者緣其人某即無賴之尤曾於去年春節雇他姓錢姓十文他姓追尋無着因訪聞甲  
在省選起意嫌禍指名檢控備全書甲黑室茫然不知事從何起對質之下問會悉其被詆毀業將他姓當貿貿而堂驗仍令甲出獄數  
千文抵償元否否則押候訊甲始詬置辨奈爭執管生不堪入受讒累祇得允從事雖得息而內外訟費往返費一切所用將以百  
計半生蓄積

計半生蓄積○南文帝地○南人植花自小移栽後嫁馬冶落門前而有王其姓者向以捕魚爲業茫茫大海小浦載冰  
鮮數次往往還大遭虧折不得已便人賣身爲奴倚門歌笑莫博體力儻償計月琴年才二十五尚未破瓜娶屋三椽卜居城中銅打橋小弄  
先延曲師拍曲而月琴聽罷過人不數日已厭其技於是徵辟招酒者若無虛夕表馬少年座無琴不樂也月琴說更風雅爲甬上首屈  
一指且善詞人意味喉婉暢對如流香名譽因之而大聲慈水富室先生因正宰梁痴疾束裝來南欲在平康中選一麗姝以充選一  
月琴大爲榮節願出千金指母未允姑兩願生亦當寧也來雨上亦欲選角於歌舞席中見月琴亦爲傾倒賦出千五百金遂賦定情詩

三夕并剪明月照拂白金三百為折價之日不許有觸生者亦較人與其家二老相處乃介於兩面折腰而引領之竝波詠詩語為背  
大刀又謂倭方巾是也通言曰卿公子以三百金燒燒五百百賤貴乃大辱且焉未聞業者微汗一千耶君如信我謂作絕美書與彼我  
當為君剪掉極多一毫無所費也吾特生此作書往古足跡而不至也或不知而至也或不知而至也或不知而至也或不知而至也  
深懶君何取耳焉訪諸他友果如所言乃急復寫招又招陳不至而楊至也日陳者不來矣倘能付我一書之矣必能代為招之尤  
身價至多惟子可望耳鵠以此語轉告月琴月琴無語惟默然垂淚是夜三更獨闌月琴臥榻顛轉有聲大驚呼不應枕闊入寐則已  
日忘口呆不能出聲稍聞黑水自口鼻溢出知其飲阿芙蓉膏矣灌救未及不須臾名花謝矣急尋人冤陳而陳已聞風還趨較場內亦不  
知所在刻下燕去巢空無復有問津者嗚呼若楊者真狗屎所不食者也而葉與陳偏漏信之非特睡昧抑且心貞  
津錢價　○天津錢價已輕列報計最貴時每元換大鏹九百二十文開後上海來錢難以數計輪船全體錢包幾與米同相將  
現下每洋已一千零八錢矣此價已免兌十有餘天日復一日錢不見增銀不見減想第此風則彼船來路亦貴故不能多換耳  
米價如此價又如彼民生日用惟艱

術宣遇一人口禿黃皮之先音以早烟筒乞火放聲煙火吹滅將肩上之錢手中之洋紙數張去學徒大聲喊叫至是處有巡勇駐防間即追趕掌櫈當交里告人不細送縣署打而縱之大約森茂店主平日鷹模長肆且錢已追還故多一事不如告一轍也然閭里皆尚有謂金之載嗚呼東門非僻也黃昏時未嘗也公然搶匪既不畏官法之如爐而竊告又明禪那愚之可侮此局若長恐後之居者難矣

不能挽也一日又賂其驍家之牛被綁送族叔林叔恨之切齒將沉於河以治其死某日叔欲置我於死地我亦無奈然與其死於河不  
如死於案之上是以易經灌之至驚而倒也非死盡其平日所非半兩之數不能避敵也傍加之始鑿正當棺船入發急閑屍之咽喉人看  
呼死驚而見其足伸屈狀大驚以爲屍變也昔非不意其已甦起一啞之後毒蟲出傷人眼迷離並不見一人遺僵焉追尋而覲視則已脅如斷臂板立觀者人四圍收斂並無有聲寢不知其何所之也

○榆齋居士某買小豚狀陽某姓少年經洋一萬當時某已得洋匪失居之同里有死性者某亦無聊賴海洋未與鄰分乃設其家三五人僱為少年之親串者蓋某居之母年老且不能行任其直入內室大槩被擗無所得復至其姓錢鋪中蓋某之兄在某家請人善事某兄居始爲錢鋪中人不平以爲居某屬人與兄何干少年經又與兄等何干事不已賴欲尋風生浪  
顧侯端端質叱而罵之聲言赴府控告始各異面而散

玉前身詩曰今南歸鈎鉤知心歸靈芝步二分開月偶牽少婦之愁  
曲焦桐遂入中郎之瞻曉辛詞而婉轉申私以撫柳絕  
有南面詩王西見歸客容如星雨之句多情生愛慕懷粉之詞  
染行聞琴心未必相帶口因之俱娛娛屬首勿先宜樂之佛前雁柱大好歌來  
花月春江競發新詞於九詣爰發姑二聲所記寸心錄呈吟臺兼以鳴飭  
○學畫眉扇不入時倒括針劄紅絲等閒妨却風不月

僕本恨人廿年治路近長崎吟炎妍詞麗句學步後塵而有戒以枯香賦盡非垂暮所宜者因作此以寧嘲  
背廢難移枝葉窮榮歸門卷闌冬供笑像未識神仙面畫出麻姑總不工曾經香海間前漣遇眼花總是塵森  
春蠶蠶灰蠅蠅不應再訪桂驥人夕鬱蝶好已西司馬無端病深爲悵茂陵曉眠節督人忙作白頭吟可憐丰度可惜才能活爐中已死灰惆悵橫櫛春











# 申報

月一十五

三

第一千七百零五號

13691

府六安州建界之廣德府屬周家口等處深寶楊石所有經過之河南安徽開縣着嚴禁等項免抽補稅仍飭各地方官遇有鄉里通賈應取嚴格之處照例嚴行查拏該司道尹等各官員俱准此令三十日一上諭曾國荃奏表屢勸包頭過西游匪賊首犯就擒地方安靜一摺海匪馬賊略無聲息將廣德寧國等處送還賄付復于鑑金一帶設法兜擋將此股馬賊殄除於其首犯曾鴻照一名亦為金順轉運局委員關將張勤臣掌廳等處尙未有在車出力之姪張樹屏王孝祺等保奏以示鼓勵于曾鴻照一仰着卽就地正法毋庸轉解金順軍當致稽滯欵此

欽使出洋情形。○出使日本本何張。公於十月二十二日三點鐘到下海浦招商局碼頭登第三號洲輪船。少刻上海道網上。海安輪船會同公知處下梯。船主候船迎來。接過局總辦事處即被府都廳營繕多大俱來送行。會晤既畢。卽展輪駛出。至松江口到第五號。不十真更用。始泊第一號。以故日本當官也。不半小時。又泊第二號。二十日十二點鐘。海安展輪航行。二十六日已刻進長崎口。

爲扼亂是日下午華爾俱來船拜謁地方官擬於二十日下旬一前來拜會海安輪船妥致研商日然後開往神戶也又聞該處前任知縣亦因眷屬赴海症相傳現在署官將一應病人都遷至海邊一漁家住上黃安輪船妥致研商染亦

**者實不能辨州常邑尊拿獲二名亦不知其真僞也間得起火之由有新開貨店以燭蓋過多各爭耀致洋油燭焰較滅耳**

臣聞過庭隙東園堵，韓魏及西園。瑞黃牛鬪院一帶之民房店戶，為昏通傳媒之徑間之寶堪痛恨。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飭處附近居民等，悉知發耗，各慎除害，痛改前非，倘敢犯誣，即本縣訪知或啟巡差拿獲，非特將捕同傳遞人等，橫行從嚴究辦，并將該房屋對領入官，決不姑貸。各情事，各存身母因，一時通融，免無牽累。其各速還，毋違特示。十月二十八日給

忽雨紅豆曾檢拾數粒寄閱色則紅紫不一形亦不甚圓大小與豆相仿佛弔詭之同人莫能辨識或與豆畧相似似耳信謂是豆可憐時症已有人吞服見效現在溫郡人正遭溫疫先則昏眩吐瀉即卽頭暈如火燒不能自持後則發熱夜不能寐或神疲於此日皆是所幸秋收尙論定其民情又稱平易安內虛少令一日三刀一百錢竟可立消疫氣

書誠不足爲少見多怪惟其理則究竟解也西國格致家謂此特天空之氣向別地將米粟等吸入雲中贖後落下者是亦近理之言也蘇城日來陰雨連綿各鄉農人因較於歲不能出米兼以上年所有陳米本屬無多又爲天津廣東各商陸續販去故現糙穢須三元三角左右而黃米則幾至四元云

叔嚴嫂○蘇閭外之某齋劉某者素有烟燭之癖依其兄嫂而居二十四日兄出劉自外歸見其烟具倒疑爲幼姪所弄將以撲姪劉之嫂庶其子雷稍知愛劉劉即向前揪髮連扯嫂焰燒於地揮拳亂擊姪隣聞聲往視劉閉戶復毆姪大呼號難捱排闥入斥劉解勸見其嫂髮散頭兩旁紅盡脣青吁氣急至暈絕呼呼不省人事劉乃劉氣不稍下悻悻然復有鬥志嗣見衆怒憤始從弟論與嫂商禱了事云

◎三樂清宗氏婦潔性嚴憚一日與姑口角其夫呵斥之婦即持器駁夫夫出門逸婦追之不及乃取竹椅凳坐街中且笑且罵招手頗足責地指天咆哮不絕里人惡其穢陋亦真意之閑焉夫以叔嫂嫌而媳罵姑誠天下悖理之事也乃於一處而兩見焉此真風俗之移已

極不能自立。因與農有舊故，特往依託，冀得小利。營生實亦不知其底蘊。今因破案，受害眾人頗加憐惜，即保申局詳報之文牒，亦有擬詞焉。據外人擬議之詞，將來長免於罪。雖可從「未滅」，但當時所獲文札鉛記等件，係從佳山廟陳姓寡婦家搜出。其地屬新建該處，事發之後，即送交該署研審。正不知沈色舉如何定擬耳。

新設驗票局　○江寧城方伯近於省城各門設一驗票局蓋恐各貨商遺漏未捐者故在各門查驗有無捐票以杜偷漏等弊連日所查固有實係漏捐者亦必存實係捐過之貨已在各機客內因有別貨運往他處遂將此貨捐票隨身帶去一經查驗無票使以漏捐

則吃此虧者要亦不小心之報相之貨相票理與貨也隨彼脫身帶去者烏得不自貽伊戚焉  
女賊。○上月二十七日薄暮時盧波江東大河橋頭自有一營正向南走一三、四丈長

韓制其故則稱自鄧江橋來此營爲舅母舅母在教場易王家避諱不可與王家有好是以耳傳僧歸無依領至萬象城還緣阿金亦允其寄宿一宵不料夜間被其府席而去直至次早方知計各大失僧半約三十餘元是真好人難做也

榜者謂捉不到故此縣極惡榜婦女之人名曰水販白驛太守到任以來屢行徵辦榜案積有一百餘起或則驅署間信獄風或則責罰官署多有鞭撻未結者併聞現在復有一艘船戶專為此項生涯在本裝載前往湖州上海地方行同鬼蜮本健壯者多被

**柳如是** 楚蘋太守到任，各處賄賂俱已禁除，淨手甚復有賭棍，某軍中思敵士竹牌等物，共賄具，乃於搖籃牌九之局。

**枝葉生**是號紅叱黑是為鳴雉呼盧族為府署幹捕廳見將軍甲擬之府署三百枷號三月發營膳地方示眾云  
**流氓復至**○江北一帶村農每至荒年輒即扶老携幼度餉口於蘇滙相沿成例本年該處田紳亦有飢餓而流嘸之至蘇者仍

復紛紛不絕頃雖由沿途各州縣時時阻擋不令南下而或推小車或迄扁舟三五成羣分道而至者固已繁多有徒空手者居多走後亦無所獲空手而歸者十之八九其餘者亦以半日一程一日二程為常也

兩管同心捕獵矣  
越國兩君  
○風聞太守存之縣歸欲有分焉治已十載名之二分之因曰東方子也文布系林木千株百尺余矣是月丁子子承其業

北鄉命營繕處。○昨詔旨邑屬北鄉相驗一事，審在湖北二十二保八圖，即引朔港地方也。據刑科侍郎李得行題本，周姓守墳人張某，殺妻趙氏，屍體埋骨，病死故墓，卽着奪職貿棺為斂，前未將該圖地保督辦審訊，但該處人皆僞稱不知。

前月間張莘華他出趙氏與其一三歲幼女同住周姓墳莊閭叩門聲甚急趙氏出應即突入不識姓名之三人將趙氏搜挾入門。幼女已驚惶無措從隙竊見三人將母上下衣剝去在幼女雜情竇或尙未開然細核其語確係姦淫恣益入之。翌斷續五轉

人愛無度不問可知。妹聞母失聲號哭。皇用針刺其唇卒不醒。三盞盡入腐穀。二雞溫酒。煮飯异家。詣諸之。桃花百數十斤及亥。物等而下。去接此難。不得謂趙兵之不勝。蹂躪輪轂。殺戮死然。刃脅輪轂。確有憑詎。惟該家庭以事涉晦昧。不願使闻。仰付裕考。下體微微。微傷風氣。

**鎖人自鎖** ○昨日公使館巡捕署稱途次有車夫與坐客爭論車價不平，該客指出鐵鎖欲鎖車夫之頭，是以送來詔說車夫即指為自砸腳板之車頭，致命云云。情事若果如其言，則色尊於此，或未免失出乎該處地保姓名容再探。

自稱爲王阿三因坐客短和車價與俠爭取彼強欲用鐵鎚鎖我被送案坐客姓周名秋田供是三國內之亂差至王阿三之車給于車被彼曉既不所有鐵鎚係屬公所用云云陳司馬謂圖善周秋田坐人之車始給車價及以鎖鎖恐嚇車六其平時之狐假虎威

之不符也及至備質在粵人李姓固仍堅執前詞謂無漏泄情弊即訊譯手等所稱亦無質在漏泄據訊其兩起移開之錫礦中國牌號不同而外國之鑿頭均係地字號且中國牌號主商本來向不為鑿至其旁徵之吳則言當設報半稅時原以五條邕勞并計並因

向來每相原可減少零斤或即因此而獲破不同故承審之嘉興領事總以並無偷漏確據未便議刻下李姓等雖仍在押想當道憲會

**古巴華工條款** ○茲 大清國大皇帝 大日國大君主甚願將中國人民前往古巴寓居之事重新商訂妥協以期永無相左

南歸羅欽御賜頭等藍旗大臣伊等作爲全權大臣安聽其事所有議定各條開列於後○第一款 所有同治三年九月初

十日 大清國大日本國在天津定立條款內開列約為憑照華人承工各節歸後既不招人出洋承工自無庸土約為憑惟前約第十號內有不得收留中國逃人之語仍遵其舊之第二款 前的承工出洋未能還善之情既輕今已除去應將前議及賠償一層兩國互

相罷。○第三款兩國定淮後彼此庶民出前在無論開身或携帶家屬皆以出於情甘自願爲要總不准或在中國各口或在其他處安家謀生。○第四款兩國人民船主等違背此約者則兩國必將其人從嚴查辦。

照太國律例從重定擬罪名 大日本國又允所

卷之三

中國所謂之通商各口如有中國男女人等自願滙川資往古巴居住者大清國臣出灑其自便并禁華人之赴古巴為期一年內自備海用之物以

商各口關道及地方等官如有知悉該船之行，及地方官亦不攔阻。○第五款 所有華民出口前往一切情事是否累進此約各章之處，各關口關道及地方等官自可自行調查，以昭實如有人自照出洋者應先赴關處申報，各該關照帶印紙照冊送交中國領事官查驗，並將所帶銀兩開列收據，由該領事官發給該華人上岸。大洋領事官亦派員同該關照帶印紙照冊為訪察，如華人內前未報關道所辦

有中國領事等官一節均照互相訂明之辦法辦理日國允待中國各員與待各國駐紗古各官一樣大清國所派之總領事等官應由該國領事等官照常令其於稱職為保證在彼本國待之第七款所言之利害相符以上或應由日國委派其人為此事務會同中國大臣等均能悉知此意凡日臣當委派大臣回中國駐劄日國

甘肅總局承辦此事者方可應題。一至現今各省多有行文到此候候，前白言未盡，特將各款開列于後，以備各國人所不能得者一擇。此稱未完，請諒。○申租稅照常發給，並候各款。○漫談淪落未達時休笑春蠻競吐絲從才才多命薄無聊盡付。○萬世安寧。○萬世安寧。

望秋月春花都過了木葉落大表離愁心欲歸船歸夢如綫天涯多少客絕處無聊個中人常鋗新詞藻○醉扶歸喜得琴中郎曲酒如煙調韻織仙史喜得仙禽有時說又風塵○謂瀟湘館侍者那好教君收拾酒引頭迴酒看山主賦觀鴻元公才變倒生香近柳門到今日都憇有詩說又風塵○謂瀟湘館侍者那好教君收拾酒引頭迴酒看山主賦觀鴻元公才變倒生香近柳門

六么春山暮黛秋風畫橋任徘徊共同游  
花前酒闌人得閑微醉著歌兒踏高回憶氣  
黃鸝鶯樂得閑微醉著歌兒踏高回憶氣  
讀徒布衣和月季花詩十首憶山谷音  
丁丑冬日寓湖城寒生倚屏

詞因曲偏相戲滑俗信詩榜好聽我世外煙霞供僕憐人間富貴等閒來京口潛水逼追閒言似何事方有此言  
淮陰戲黃名士移根望重知章投贈見交神韻懷琴劍知佳客不信山林有異人和鵠鵠瘦鷺鶴郎即達聖主亦難臣  
長春花館主雪生草  
齊天樂 謂史晦明輕曉洞室方伯句知公節下空詞以詒君即謂拍正  
○七子分榜祐同領空闊觀龍虎秋深幸才耐才詩者皆曰永承海詩一時稱盛僕亦耐才詩者皆曰永承海詩一時稱盛僕亦耐才

華藏寺宿夜雨  
新開浴場遊  
停宿風雲隱  
荷香留宿煙  
保障攸資關  
寧海月坐鍍  
羅谷平度公  
可數新元  
廷諭公以關道  
補用相去幾  
風雲隔  
丁丑冬日鶯  
柳拂仙史映  
雪生倚

五  
三

贈蔡君李白次陳曼壽明經原韻 ◎中郎才  
長人用削墨得高鴻文筆長言不一

光緒三年十月十七日京報全錄

東海飯顆山樵初稿





